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二十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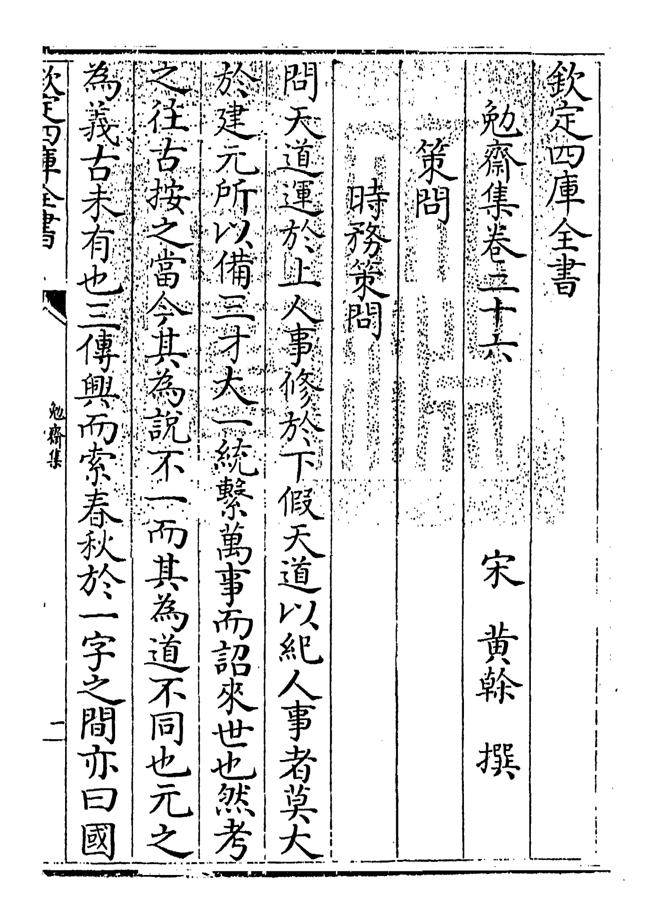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勉齋集卷三十六

宋 黄榦 撰

策問

時務策問

問天道運於上人事修於下假天道以紀人事者莫大於建元所以備三才大一統繫萬事而詔來世也然考之往古按之當今其為說不一而其為道不同也元之為義古未有也三傳興而索春秋於一字之間亦曰國

君之始年耳漢儒宗之乃曰辭之所謂大又曰法五始之要其意則曰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是果夫子之意耶古之所謂年者以歳之登而為言夫子作春秋而歳之登者曰有年左氏述當時之言不可以五稔蓋此意也然唐虞夏皆曰載商獨曰祀至周而後曰年亦豈無義耶三王之道何其異指哉秦漢以前有初即位之元而未有所謂改元也文景之世有所謂後元中元而元之為號猶未至於紛紛而不一也自時厥後或以事名或

以功名或以瑞名名之不同其孰可取乎或頻年而輒
改或累年而一改或數十年而不改改之不同其孰可
法乎王事之大體當世之急務果何取於此二帝三王
之意其亦有所合乎今聖天子嗣登寶位六年於茲乃
歎有取於漢之武帝與夫章聖皇帝之故事嘉泰之名
以幸天下德至渥也亨嘉通泰之義諸君講之熟矣其
鋪張揚厲以侈當世之盛典與夫古今不一之說不同
之道其悉言之毋略

問董子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以今觀古何其不然耶直道而行者此民也今也德色而誶語反唇而相稽成人有德者此士也今也隨俗以敗業竊竄以規利退食自公者此吏也今也舞文以繩下狥私而背公豈向也善而今也惡向易治而今難化耶何其俗之戾也謂化有未至耶聖天子恭儉元默無愧於古矣謂法有未密耶國家法令明具無隙可乘矣謂令有未明耶詔旨之下諄復詳悉如見肺肝矣而其治效茫如捕風甚至

建一議造一物事往往倡之而不應為之而無成理財之法至析秋毫而財終不可豐養兵之費如奉驕子而兵終不可强邊陲之備禦未固祖宗之境土未復雷霆之異地震之變與夫淮甸饑旱之灾所以上勤聖主之宵旰下貽廷臣之隱思欲起而更新之乃以是歲之春特命改元以庶幾亨嘉通泰之治猗與休哉士生斯時何其幸耶風俗之未美教令之未孚事功之未舉灾變之未銷當必有說以處此以日進於亨嘉通泰之實其

悉陳之有司將以復於上

問任司牧之寄者曰君任輔弼之責者曰相君相同心一體以階天下之治者也輔相之責豈不甚重哉姚崇以十事說天子論者非之嗟夫崇之慮亦深矣宰相無所不統古所謂百揆云者豈得不歷數而預防之耶傅說旦胥靡而暮輔相干戈甲冑刑賞祭祀未嘗不歷歷為其君言之也或者乃曰宰相不親細務此又何說耶是故旁求俊彥宰相責也而後世乃有除吏盡未之嫌

九職九賦冢宰責也而後世乃有問之廷尉之語獄者生民之命天子所與三公九卿坐於槐棘之間而聽焉者也而閱訟牒或者以為失體然則又將孰從耶恭惟聖天子嗣登大寶七年於兹擢用二三大臣委之以政兹者親灑宸翰賜之書之說命詩之天保易之泰卦其相與之意可謂至矣然求之今日則國是之未定也風俗之未醇也文武之臣尚未能副朝廷之用也下至於獄訟之末清簿書期會未能不稽違則廟堂之上亦豈

得不深思熟慮以副吾君眷倚之意乎黷於祭祀一語而無豐於昵尚不能不頼於祖巳之訓則君臣之際豈不甚難哉夫以前數者之弊當聖賢相逢之日更革而作新之又豈無其道耶酌古人大臣之體明今日大臣之任其悉言之以裨廟堂之末議

擬難策問

問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八卦者則河圖叙九疇者則洛書非人之所能為也蓋有自然之象

數存焉以今考之河圖自一至十以備五行生成之數八卦以奇偶錯綜而成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二者乃不相類何耶至周重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始備其亦有本於河圖之數否耶或曰自庖犧神農黄帝堯舜制器尚象而重卦之名已著則又安知非伏羲授圖而遂重耶其曰文者又果何説也洛書自一至九縱横十五亦不過備五行生成之數而已歟不可為卦而乃為疇何耶九疇之叙自五行以至六極亦自

一至九以次列之耳亦何以知其九數之內遂具九疇之義耶或曰亦文絲字已見於神龜之所負箕子從而演之耳其信然耶然則所謂則之者終亦未有見其必然也易本河圖範本洛書猶有可疑者則太元以擬易潛虛以擬元學者尤不可以不考也方州郡家表贊以三三相生而成太元氣體性名行命以五行相錯而成潛虛固不可謂非自然之象數也以兩贊準曰不滿則加踦嬴二贊以足之以一變準一日有餘則元餘齊不

變以合之天地之間惟土取數為最多而在物為最均也九賛之位土於五行特居其半名圖之布土居四維多寡不齊其義安在易之六爻即卦之六畫也四重而為九賛二體而為七變其亦有說乎易卦之名因畫起義也八十一家五十五行亦皆然乎太元之書法天運以起歷自甲子歷二十七而得甲辰又歷二十七而得甲申又歷二十七而復得甲子其合於章蔀統元之數亦巧矣謂日起於牽牛者其天度為何如潛虛之書於

人事尤惓惓焉祖於虛生於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此其著書之序也自訹一以至於訹四得無牽合之病耶至其揲蓍之策或分或掛以決吉凶休咎之變者在易為大衍在範為稽疑在太元潛虛亦皆有法焉其孰得孰失耶四書之作本於天地而備於聖賢是必有奥義焉幸詳言之毋畧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易之為書何預於天文地理之事耶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夫子所以律而襲

之者又果何事也古之聖人其於幽明之故必有深察默悟而非他人之所及知者矣冠員冠履方履俯仰之間亦豈可懵然而不知者耶昔之言天體多矣有曰天包地外地居其中者有曰天地皆中高四頹者有曰天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中者其說固不同而亦皆有理自渾天之說興而談天者皆宗之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又何以知渾天之為得而諸說之為失耶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言天之義者皆祖是說也然日月五星

皆東生而西没曷為反天而逆行耶日陽而月陰曷為月反疾日行反遲耶或者天道左旋處其中者皆順之以天行之疾而視日月之遲則日月之行反若右轉焉五星亦然亦豈得為無理且日月皆陰陽之精也而月之有盈有闕何也或曰月無光受日之光何以驗其必然耶五星行度土何為而最遲金水二星又何為常附日而行耶二十八宿四時迭運不可以方所言蓋一晝夜之頃固已迭周乎天矣何以辨其為東西南北之宿

而各司一方耶地之體則人跡之所歷非若天之難見也人之言曰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雖萬折無不趨於東者然弱水則既西矣黑水西矣曰四海云者安知四表之外不皆有海耶又有以天地之中如國中者九而水環之故曰九州中國特其一耳人之所見雖中國且不能徧又安知中國之外不復有如或者之云乎古今同一河也決於堯而息於禹決於商而息於周決於漢而息於唐其或決或否亦皆有說也禹釃二渠以

循西山之麓故無泛溢之患其蹟豈不可復考耶江自岷山東流數千里以入於海蓋為他水之所會不應復析而為他水也今乃有九江之名而禹貢復有東為中江東為北江之語何耶天下之水一也而海之水乃或進或退何也或曰視月之出沒以為進退其信然耶否也深於幽明之故者非孔子孟子歟孔子謂北辰居所衆星拱之說者乃以為北極一星近於不動而非不動者何也孟子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汝也淮

也泗也皆徑入海而不入江又何也聖賢非講之不精者而與今之說者異其孰是孰非耶夫觀天地者亦觀其理耳茍徒襲古人之迹而曰某之論然又何以異於侏儒之觀優耶此問與答者之所當戒也

問六經之道與天人並三綱五常之所自出而天道之所由以立也更秦迄漢書缺簡脫而禮樂之失為尤甚樂之為書無復存者小戴所存樂記一篇乃出於荀卿子司馬遷從而述之其果聖人之遺經耶然其所記者

乃樂之大義而樂之節奏不與焉其亦有可考者耶周禮職官之書禮記漢儒所述乃與儀禮並列為三禮亦大不倫矣而儀禮在唐雖名儒已苦其難讀今乃不得與二禮列於學官以設科取士何耶禮樂所以正人心厚風俗而殘缺若此是未暇悉辨也易始伏羲書始唐虞詩紀春秋以備列國其於古今之際悉矣其書尚存而家藏人誦之其不可考乎作易本於河圖夫子何以言其觀天察地以及鳥獸之文用易本以卜筮夫子何

以言其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列卦之方位也震兌坎離以居四正乾坤艮巽以居四維所取何義耶九六為老七八為少揲卦之陰陽也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用六而不用八其亦有說乎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卦自夏商之易已然矣何以言文王重卦之數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自魯穆姜已有是言矣何以言夫子贊易之辭夫子釋彖繫之卦辭之後夫子小象繫之爻辭之下何於乾卦為獨異陽用九陰

用六別為二爻文言二篇總釋卦義何於乾坤二卦為獨詳繫辭果為夫子之言乎序卦豈非聖人之藴乎易之可疑者此也書之作也或以策命臣下微子蔡仲是也或以告諭百姓盤庚多方是也命臣下者反易曉而告百姓者反難通何耶或出於口授伏生所傳是也或得之屋壁孔氏所述是也口授者反聱牙壁藏者反明白何耶堯典一篇孔氏所述何不繫之唐而繫之虞臯陶益稷左氏所引何不繫之虞而繫之夏伏生二典合

為一而孔氏析之然舜典篇首得之齊建武年間者安知非偽耶伏生益稷合於臯陶謨而孔氏正之然二篇文勢相蒙如蘇氏之傳者安知非是耶胤征之舉以時考之當在后羿之世六師之命豈仲康所得專康叔之封以時考之當在武王之世小子之稱豈成王所宜言吕刑雖曰祥刑而穆王耄荒之所作夫子曷為取之秦穆雖曰悔過而二國之爭未已夫子曷為存之書之可疑者此也風雅頌以為經賦比興以為緯此詩之義也

或曰詩之中皆有六義如豳風豳雅豳頌是也其亦有說乎有善則美有惡則刺此詩之體也然亦有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者豈皆為美刺而作乎或以詩為國史吟詠情性而作閭巷小民之辭豈皆出於國史乎或以詩為孔子被之弦歌以合韶武之音怨忿淫佚之語豈皆合於韶武乎七月陳王業何以不列之大雅而列之變風棠棣閔管蔡何以不繫之成王而繫之文武邶鄘即衛也何以不繫之衛而繫之邶鄘詩之可疑者此也諸

君其詳言四經之僅存以及於禮樂之已廢庶以副朝
廷尊經重道搜羅博洽之意

公劄

申兩浙運司催石門庫吏責辦年計劄子

𠏉竊見張官置吏上下相承等級甚嚴至於輕侮黷慢
無所畏懼不但慮其奉承唯諾之不前而於職事之際
必至於稽違虧曠之為可慮也𠏉今來賤職石門老吏
數十人往往宿姦巨蠹輕侮其長循習已久恬不為怪

蓋緣酒吏毋官素無足畏而又貪利無恥之人與之為市往往坐受其侮以至於此榦比到庫中見交代指云某人某人最為可畏往往能持官吏長短納短卷於臺部又云某人某人前日行司經由往往猷奔鳥竄不可約束此豈復有上下之分哉且如榦以犒賞舊例急於趁辦歲計前月此來旅寓郡城已一月矣初遣人拜劉於交代借一二人使令幹當公参等事代者回書云遣廳子趙澤前去持書人已回而趙澤者乃逾旬而後至

近復遣趙澤回庫復拜劉交代以煮酒歲晚合有預前料理事務欲於合干人內專差兩人及脚夫輩兩人前來支請酒本呼集柴米牙人商量價例及較議酒匠等事庶免後期今去數日矣亦莫有至者新官之初已怠慢如此異日到庫何以令之此職業之所以不舉而官課之所以日虧也然此曹姦弊已深未易卒治接物之道亦宜平心不可忿嫉今謹具公狀上呈欲乞台判嚴限追赴使司責認措辦煮酒歲計仍責領本錢然其姦

弊之狀不可不預稟異日反覆申告復有不悛即當申稟望痛賜懲治庶幾庫務一新官吏促辦區區小吏得以逃責而上司亦免追需之撓不勝千萬之幸

申提領所僉廳解錢劄子

幹猥賤小吏屬以烝燒多事復承庫務久壞之後屋舍牆垣器用之屬無一全者循習百計侵欺以犬馬之力晝夜監督無頃刻休以是不及時貢起居閒乃承台慈貶損威重特賜台翰捧讀不勝感激輒有卑悃十二月

格目合係前官解發𠏉自十二月二十七日交割及今方十五日息錢併將借到私債本錢湊納交割後十五日本息巳空大段費力竊恐使所人吏不復顧恤妄有追擾則𠏉視事之初無以存立闕

申崇德縣乞追究錢福劄子

𠏉昨所申解本庫合干人蔣潤及拍户錢九一錢福私役人錢七等冒占官拍户發賣私酒事𠏉屬以烝燒事冗未及躬詣台屏不審巳蒙嚴施行否竊念犒賞諸庫

雖屬版曹而領在計臺雖屬計臺而隷在州縣如附疣懸贅雖有痒痾疾痛人莫有憐者所謂版曹計臺州郡尤漠然相遼絶獨有使縣相去峉遹幸遇賢百里幹廁之屬吏之末則卒有緩急猶可以呼號赴愬耳今兹之愬非可以常事比豈有拍户既不行打酒而反私立拍户豈有官酒既不發賣而反自賣私酒豈有官司地界而為巳私屬豈有官司之人而為巳私役區區小吏固不足道豈有百里之内久沐德化乃有姦豪一至於此

今納去地圖一紙凡墨書者屬本庫凡朱書者錢福所
占賣私酒之地也欲望牒尉司追上錢九二及小拍户
沈十八根究以施行
榦一介小官不足比數然其所以趣辦係是户部犒賞
錢物其所統屬係是本路使者提領雖於貴縣若無干
預然激庫辱在治封無異屬吏貴縣趣辦版帳何異激
庫事體既已不殊利害所宜相卹今有拍户錢福不赴
庫打酒其罪一私下造酒其罪二多置拍户其罪三本

庫使人告諭不從反裴論訴本庫其罪四情理明白不待智者知其不可今訴之巡尉貴縣人吏反移文巡尉不為施行訴之州郡貴縣人吏反蔑視州郡不為追逮卻稱本縣寄居為之芘護夫寄居賢者耶必不肯芘此無狀之人不賢耶貴縣不當受不賢之囑今觀所稱寄居邑人皆稱其賢則是必無此事而貴縣人吏欲以勢相恐嚇而為錢福求免也今不得已而訴之運使提領已蒙行下貴縣追人根究切望勿為吏輩所欺則不待

庁言而獄可折矣榦衰晚小官爲貧仰禄不過以勤易飽以廉易安此外無所顧望若貴縣肯爲施行則尚可俛首趍辦國課若使如前付之吏輩漠然不顧則乞徑申使所將榦對移斥罷以快錢福之意不然榦亦當徑申使司乞回避錢福不得復爲貴縣屬吏矣豈有本庫自有界分乃出門東望環數十里爲一拍户錢福所占貴縣不爲追理而可以安坐受恥茍升斗之禄乎

江陵歸乞嶽廟劄子

幹一介寒賤賦分奇窮晩得一官甘心筦庫今京西湖北宣撫吳待制出師江陵辟居幙府未及兩月屬以朝旨委本司措置信陽關隘遂蒙委同陳總領提點入關經歷光黄信陽德安四郡往反三四千里途中衝冒偶得瘂疾幾至危殆吳待制改除宣撫幹已隨司解罷至今病勢未能去體氣血衰頽心志凋耗難以服勞州縣家貧累重素無生業未免飢寒欲望鈞慈特賜憐念且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稍沾寸禄少活殘軀不勝隆天

厚地之施

第二劄

榦一介寒賤受廛三山自先父寮院起家單微素無産業兄弟相依以生不幸諸兄皆以薄宦蚤世榦賦分庸凡不敢有志仕進迨今中年偶得一官復以禍患十年不調心志摧頹久絕榮望甘心莞庫以活餘生偶今宣撫吳待制出師江陵辟置幙府又蒙委出信陽諸處點檢關隘衝冒登頓遂得惡疾幾至危殆乃吳安撫改除

京西湖北宣撫以幹係是辟差合隨司解罷至今痼疾未能去體難以從宦家貧累重未免饑寒欲望鈞慈俯賜憐念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稍沾寸禄少活殘軀不勝隆天厚地之施

辭宇文宣撫再辟帥幕劄子

幹一介晚生至愚極陋賦分奇窮素安守分不敢萌仕進之念迨及歲晚偶得一官復以禍患十年不調家貧累重飢寒迫身勉竭疲駑竊食筦庫宣撫吳公憐其窮

瘁辟置幕府繼蒙差出極邉眔月衝冒得疾伏枕逾月
吳公親見其危殆之狀念其以孑然之身抱病數千里
之外遂許以隨司解罷還家就醫求一嶽祠差遣爲杜
門養痾之地忽聞明公復欲辟以舊職拔之庸凡之中
置之帷幄之末深切感激掛名仕版東西南北惟命之
從豈敢有辭實以一病之後氣血衰頽心志凋耗若又
驅而使就故地其勢必至狼狽且簳以二百餘指之眔
無一畝之田甘心爲祠禄之請飢寒窮困皆不暇恤則

情其可見此意此情已在明公未欲辟置之前非是今日方為此以避事也目今邊事未寧幙府之士非精力過人難任此責四方英俊如林如榦等輩何足比數兼榦向在吳公幕府既以疾辭之而歸病未及瘳復以辟命扶曳而去吳公竊以大君子愛人以德必不使後輩去就違義故敢僣布申懇倘蒙台炤特賜改辟不勝萬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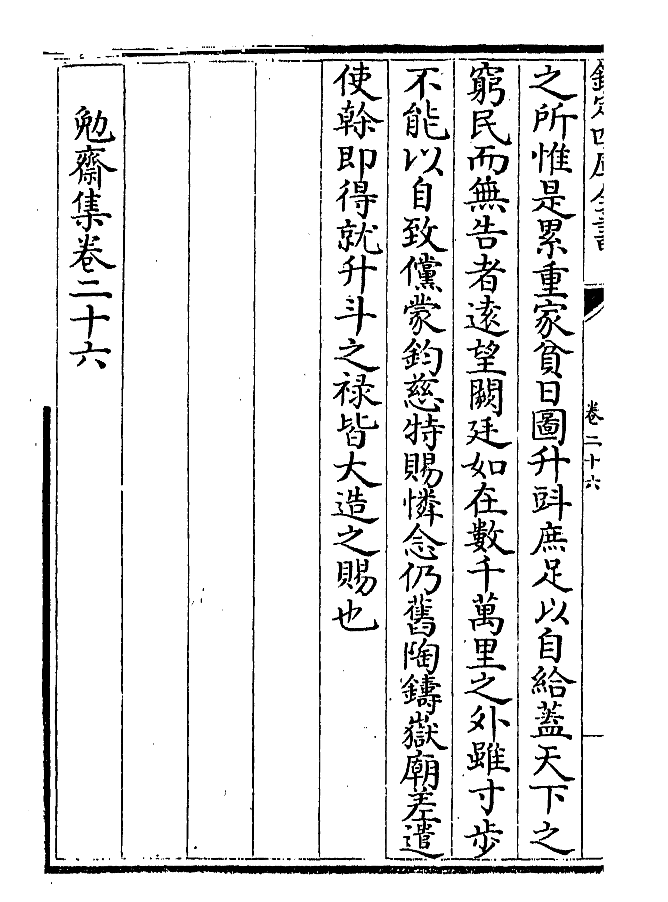
乞嶽廟第三劄子

榦近嘗備具稟劄以榦盡瘁邉陲偶嬰惡疾乞賜陶鑄嶽廟差遣一次繼蒙新京西湖北宣撫使宇文閣學辟差榦監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緣榦實是大病之餘氣血羸衰難以復備使令今來巳蒙宇文閣學改辟某員充替伏念榦家貧重累難需遠次欲望鈞慈俯賜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庶得少霑微祿以活殘軀

第四劄

幹昨自江陵罷官來歸自度衰賤無能偕以獄祠為請繼承宇文宣撫再辟充江陵舊闕幹大病之餘不任奔走已行改辟幹以留滯中都資用已竭復聞閫中米價騰踴鄉落擾擾遂再上祠請退居田廬俯伏俟命及得邸報乃蒙朝廷復降與幹官差遣指揮仰見某官收拾人物不問疎賤螻蟻小官亦蒙記恤不欲終棄於無用之地私切感激何以稱塞伏念幹奇蹇之躬縱不自植先人為紹興御史家無置錐之地兩兄從宦相依以生

僅改京秩相繼而殁餘託迹妻父偶得一官心志摧沮舉家數百指無以自活宣府吳公辟置幙府軍旅方殷不敢憚勞遂蒙委赴宣司商議信陽關隘地係極邊人憚其行薛公陳公移書江陵委提點光黄信陽八關自去歲七月奔走窮山絶徼往反數百里孱弱之軀因此得疾以孑然之身抱病數千里之外當是時不以兵死亦以病死今幸以身歸老牖下豈敢復有進榮之望而某官乃念之如此所謂施恩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



之所惟是累重家貧日圖升㪷庶足以自給葢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逺望闕廷如在數千萬里之外雖寸步不能以自致儻蒙鈞慈特賜憐念仍舊陶鑄嶽廟差遣使粹即得就升斗之禄皆大造之賜也

勉齋集卷二十六

勉齋集卷二十七

宋 黄榦 撰

公劄

臨川代郡守申綱運利病

某庸繆不才蒙恩試郡入境之初首問民俗之利病皆以為綱運一事大為一郡吏民之害本州地居上流溪港易涸十日不雨河流斷絶舟行既艱坐蠹益甚又以水脚等錢楮劵價低比之頃年巳折其半買造舡隻雇

募綱梢支遣之外所餘無幾經過場務雖無税物必收力勝留滞誅求動輒旬日及其交卸縻費尤多若非盜糶官米費用安出故比年以來綱運欠折動數千石部綱之官不惟褫爵未免繫縲綱隨之吏不惟抄估未免斷配篙工火兒繫囚陷獄未免致死沿河居民例遭攤賴未免逃移所謂大為一郡官民之害者此也不特官民之受害而已朝廷出捐金錢遣使和糴百姓傾囷倒廩惟命之從而欠折若此待哺之饑民仰給之戍卒未

免關朝廷之慮究其弊端未易遽革然采之衆論亦有一策可以少寛舟人之力者莫若盡弛沿河場務之費不惟税錢可省而舟行亦不至滞留坐蠹之害既除則盜糴之獘亦可以少減况本州今歲和糴綱運全不曽造辦舡隻五月半間方蒙給降縻費等錢雇舟猶未辦而江溪已斷絶矣官吏見行如遣謫戍朝廷督促急如星火則其可慮又甚常時餘闕

代人稟宰執論歳幣

某竊謂當今所講究者莫切于待北邊之策聞之道路皆謂進言之臣以為金人若索歲幣即當予之使得以賂蒙古然後兩國寧靜愚實不曉所謂也平居暇日不為備邊之謀專務迎合之計及至迫急則倡為卑屈之策以啟侵侮之漸忠於謀國者固若是乎若金人果南走蒙古果侵陵不已區區歲幣果能遏其鋒乎靖康之事吾國未嘗不行賂也卒不能遏女真之禍今女真又豈能以歲幣而止蒙古之師乎數月以來皆言金人已

遷汴京以愚料之其實不然使蒙古已據河北金人必不能越河北而都汴京蒙古未據河北金人必不肯棄河北而都汴京此不過遣一二親信移其骨肉以為三窟之計耳其設為侵淮之言者亦不過動摇我邊陲以為索歲幣之計耳吾從其所索而遂與之使金人真都汴京當彼危亡之餘而吾國尚行全盛之禮已是為中國之辱若金人實未嘗遷而吾為所欺則彼益得以輕我矣尚何以為國乎愚以為莫若先斬妄議之臣明下

哀痛之詔拔擢忠鯁之士延納深遠之策厲兵秣馬增兩淮之戍卒鳩兩淮之民兵按師勿動以伺其變彼以要索歲幣為詞吾以未知遷都虛實為對數遣信使往來辯難加以遜詞折以大誼款彼之謀固吾之備彼知吾國有人未敢與吾為敵又困於蒙古之侵陵亦不暇與吾為敵在彼自是兩國交爭吾因其獘而後乘之此卞莊子刺虎之術也千慮一得惟廟堂其圖之

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

幹竊見使府委廵尉追逮熊祥急於星火以其不合教使陳九之子告危教授之子毆殺其父事屬使府有非縣道所宜與者然守令之職均於字民臨川之民有受害者不容自默自古為政詢之芻蕘况其僚屬豈敢自外幹竊謂聽訟之道固當執法亦當原情熊祥教人告危教授之子殺人實縁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而起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實縁危教授欲吞併熊祥地産而起夫身為士夫不守三尺欲白奪鄉民之産

業奪之不得而欲以停藏之罪加之使之枉被追擾人非木石豈能無不平之心乎故於陳九之死也雖非危教授之子所殺而實因危教授之子所敺故熊祥得以泄其不平之氣而諭其子以興訟其於法不為無罪皆因危教授而起是豈可不原其情而深察之乎今聞其身奔竄其親屬縶累其家業破蕩豈可不深憫耶蓋向者危教授之誣告熊祥以停藏也藉尉司諸彎之力以鍛鍊無辜之百姓而文致其罪本縣見其無理遂將尉

司之人斷治今使府又遣此曹以追逮熊祥彼亦何所不至耶危教授雖士大夫熊祥雖百姓實皆王民也危教授白奪人之地誣告以停藏官司不敢加以毫毛之罪熊祥一語之失遂至破蕩其家危教授之誣告熊祥既不免追擾熊祥之告危教授熊祥亦不免破蕩如此則為士大夫者無所往而不勝為百姓者無所往而不得罪國家張官置吏豈專以庇無狀之士大夫而不復為百姓地耶況以法論之亦有可察者陳九之子告其

父之死不過以危四官人所毆亦不曾言有致命傷痕陳九之被危四官人所毆則本縣嘗行根究曉然甚明以一衰老朝不謀夕之百姓監繫累月復加箠楚之毒十指兩踝皆有痕損夫安得不死雖無致命傷痕其由危四官人而死則無疑者以此而聞於官亦豈得謂之誣告耶陳九之子發於至痛態祥之心發於不平又豈可與尋常誣告者例論之乎危教授以高科自負以高材自居居於村落人畏如虎當嗷救飲水之時為健訟

珥筆之事今又一聽其說而百姓受困如此則繼此以往凡臨川之東無非危教授之服屬奪人之田據人之屋不復敢伸寃於父母之前矣危教授以堂堂之容行之氣灑灑之辯祥祭之後曳裾侯門必將移其所以治熊祥者而治臨川幹以二百指之累而仰五斗之禄亦豈不知顧惜以為受天子之命而牧養此民則痒痾疾痛無非在我又豈敢顧一巳之利害而置百姓於度外哉雖得罪而去是有命焉不足畏也前日誣告停藏

之訟本縣巳為之辨明今日所告毆打之訟使府乃不為之深察是使謦歸縣道而怨歸州府此則小吏之所不能安者也欲乞台慈將榦此劄發下僉廳具申監司特與蠲免熊祥之罪使强梁者不敢逞寃抑者有所伸則千里之内無不感生成之賜矣

申安撫司辨危教授訴熊祥事

榦疎繆不才望輕資淺冒昧試邑日慎曠瘝竊謂為政之道抑强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貧要當兩盡至于形

勢侵漁鄉民毒害狠鷙如虎狼螋蝎湯人家產以霸鄉
閭則字民之官亦不忍安坐而不恤竊見本縣有教授
危某者寄居鄉落去城四五十里所居之旁有山林陂
塘乃鄉民熊祥家之產其始多方迫脅必欲得之熊祥
亦已少從其欲而饕食不已不滿其意危教授之家偶
被鼠竊所盜不過米鹽瑣屑之物幹因捕蝗偶過其家
危教授以為熊祥之家實為窩藏幹以寄居之故行下
尉司差人根緝已而解至三人皆歷歷供吐以為熊祥

之家實嘗停盜及追熊祥與之供對則三人者盡變其說兩人以為危教授者賂之使言一人以為實被危教授之子箠楚誣服即而聽之則一人者拾指皆被夾損兩踝皆被椎損又熟問之則危教授者實與尉司數人肆其慘毒如此本縣見其既無實跡而熊氏之家已不勝其擾被箠之人亦已傷重遂從而釋之未數日而被箠之人卒以傷重而死死者之子以聞於官訴其父之死乃為危教授之子所毆州委官驗之委有毆傷痕損

但非致命致害耳危教授者復訴於州以為熊祥實教
死者之子使之妄訴必欲追治熊祥州郡官吏畏其形
勢牒巡尉兩司圍熊氏之屋如捕大盜一族數家盡室
逃竄室廬器用雞羊狗彘百十年家業掃蕩無餘遂執
其異居之弟姪縶累箠撻不勝其毒卒致死者之子於
囹圄年方十六七鞭笞鍛鍊何所不可必欲以流罪加
之熊祥方是時幹適以職事趨大府稟議及歸而獄已
成矣遂亟以公劄力稟太守方得少寬而無辜之弟姪

拘繫巡檢司猶未得釋也因其陳詞復為備申本州方得脫免繼而郊祀之赦既下巡尉兩司尚復追捕熊祥不已因熊祥之子陳詞又為備申方得追回承捕之人而數家之被禍已不啻如寇盜之至矣今危教授者又復訴於使府必欲重困其家使之流離轉徙盡據其產業而後已若此之人不復顧士大夫廉恥之節而無復惻隱之心真所謂虎狼蛇蝎者也幹嘗斷斯獄以為熊祥教人之子告其父之死虛實未可知假令有之亦因

危教授誣告熊祥而發也已死之人雖無致命痕傷亦
因危教授之子所毆而死則危教授之父子與熊祥亦
當均分其罪豈得倚恃官勢蔑視赦恩而健訟不已乎
竊見危教授專事脣吻日與城中破落把持士人數輩
控脅本州官吏今者帥閫取索文案吏輩未必不掇移
改換以惑有司之聽故因其子陳詞備録本縣文案具
狀申使司併具短劄仰瀆台聽欲乞併送清强官看定
使形勢之家不得侵害閭里遠縣鄉民實荷生成之賜

申江西提刑辭差兼節幹

幹今月初五日凖提刑使司牒差幹兼權督捕節制司幹辦公事自念庸愚重蒙委遇恩深責重感極涕零況盗賊未弭憂顧方深隸職部封安敢辭避已治辦行裝涓日就道而志念惶惑百慮熏心寢食俱廢實縁幹生長孤窮自弱冠以來貧賤奔走無一日寧齒髮早衰行年六十朝夕有溝壑之慮今欲使之驅馳戎馬精力不逮徒誤使令無補贊畫自膺民社之寄兩年於兹實與

邑人情猶父子鋤治强梗撫安善良嵗事大祲民無饑色目今農事方興人方艱食一旦舍之而出于心誠有不安足未出門而姦吏頑民競起而害吾赤子矣顧瞻父老涕泗交頤竊伏自念冒當重寄初無靖難之才遠離職守决有殃民之慮濟時平難固使者之遠謀體國愛民尤仁人之深念以是輙敢控瀝愚悃乞於本路别差豪俊經濟之才以備使令庶幹得以苟安賤職撫字細民以至早禾成熟閭里稍安甘就斥逐以謝方命之

罪實與邑人均被生成之賜

𠫭伏自今月十六日拜領使帖繼承台翰之賜以屬吏之末辱在門下士之列重以桑梓之敬當王事多難之時選擇一路人物不以他屬而下及疵賤雖庸懦不武敢不踴躍以備使令然既稟命而復𨇾非敢有他𠫭踈繆不才冒昧試邑它無技巧一意字民上下相親情意交孚去歲旱歉僅得半收承積年饑饉之餘無終歲倉箱之積富商巨室樂于興販利于高價多方禁遏人免

艱食忽聞其將有遠行鄉落米價為之頓增不過月餘則饑餓流離剽掠之禍興矣臨川風俗素號健訟豪民猾吏動輒生事以害良民情偽萬端無所畏憚多方禁飭人免搔擾忽聞其將有遠行磨牙揎毒競肆吞噬不過月餘則乖爭侵陵而善良不得安居矣蓋過之久者其洩必甚防之至者其毒必深此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其將行也老稚呼號若失其時而此情亦有不能自捨者故不得已而冒威犯嚴有所控免也強冦為梗兩郡

騷動事誠至重然一邑千萬家之赤子號呼慘慼亦豈得不為之動心乎況農事方興青黄未接三月四月之間最細民艱食之時尤有一日不可離者苟為不然則幕府之逺豈不勝作邑之勞幕府之尊豈不勝作邑之賤以某官體國忘家奉板輿陟險阻有所不憚𢎞以子然之一身亦復何所憚而為是推避乎顧其職在字民而又與之相處多年於此乃於艱食之時捨之而去故於心有所不滿故欲就某官乞此不肖之一身以活一

邑千萬家之赤子更望台慈少霽威嚴曲賜體察則不勝千萬之幸

新淦申轉運司乞依本軍例撥貼綱錢

𠏉幺麽小吏伏準使衙行下契勘本縣財賦出入已具公狀及公劄申聞外竊惟台慈必有以存邺下邑者今有目前最急切利害合行申稟者本縣嵗額苗米管催六萬餘石而起綱亦計米六萬餘石却於苗米之外要白陪水脚錢二萬二千餘貫昨來使司見得委無是窠

名可出遂每歳特支三千緡貼本縣起綱而臨江軍亦有貼支之數但臨江軍起綱計米五萬石却得使司錢四千貫是一萬石得錢八百貫本縣起綱六萬餘石却只得使司錢三千貫是一萬石只得錢五百貫也軍縣雖均受使司之賜而實有不均目今正是起發綱運之時而水脚錢無所從出若得且依軍例支給則本縣又得一千八百餘緡亦可少救倒懸之急欲乞台慈送僉廳契勘向來支給不均之由特與一例支給使窮陋之

邑一旦遂獲一千八百餘緡于使司所損甚微于縣計所補甚大是非深知縣道窮乏之惻然以扶持興起為念者縣道亦不敢言使司亦不肯行失今不言是無可言之時也

申臨江軍乞減醋息錢

縣不揆疎愚冒當繁劇日夜思念本縣敗壞之原皆出於財賦入少而出多蓋嘗計會一縣所收之數以供其費出每歲常欠二萬緡故積之兩三年必是拖下本司

起解錢物以致縣道狼狽不可支吾近者搜訪職田一事每年失陷三四千緡已具申使軍諸司外再以縣計考之有所謂供給錢者乃以醋錢支還每歲亦數千緡不知醋錢者果何等錢耶若是縣道賣醋則不過五六百緡此外如保正户長入役與夫報牛驗買狀紙之屬皆動以納錢此豈為政者所宜取耶此等既不當取而支遣之數則不可闕此縣道之所以不可為也且如使軍供給一年計三千緡以州郡之供給縣道自當每月

支解然不知其初作故數在本縣如此之多而又不知清江新喻亦有此數耶幹竊見知軍寺簿所以存䘏縣道無不備至而幹又辱在門下士之列苟有可以寛一縣之計者又何若緘默而不言耶欲乞台慈詳幹所陳特賜軫念每月以其半就公使庫支送則本縣一歳得減千餘緡不惟一時官吏實拜莫大之恵而新淦一邑將千百年受恵無窮也

申轉運司為曽縣尉不法豪横事

榦不避斧鉞之誅輒為本縣揚名斷金兩鄉諸都無辜之民祈哀請命於都運大著之前伏惟台慈少垂聽覽榦竊見當今仕宦作邑最難惴惴焉簿書期會之間尚未免譴訶之域豈敢奮不顧身與豪民為敵榦衰晚有二百指之累而無擔石之儲一旦罷去則展轉溝壑豈不畧知自愛竊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陷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為民父母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幹所以不得已而有請焉竊見權臣專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動揺兵革至其餘害延及州縣甚可痛也本縣某鄉某都有納粟得官新贑縣東尉曾千齡者本人家幹僕天姿狡險自開禧年間韓元卿為本縣知縣千齡知其黷貨無厭貪其勢焰可炙遂以厚貲與之結託以孤遺姪女與元卿之子結婚自此通家出入請求關節千齡武斷鄉曲本自可畏加以結親縣官誰敢正視兩鄉幾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

財貨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盜賊行刼必多牽引使陷其中然後控取財物為之救解或出牓貼占或假立契書鄉民俯首聽命莫敢與争文引追逮全類官府關鎖禁繫無异犴獄兼併孤遺田産吞併寺觀財物兩三年間增置稅錢一二百貫而流離轉徙者不知其幾家蓄養幹僕劉雲卿之徒為之爪牙日夜漁獵人家物産千齡資幹僕之力幹僕憑千齡之勢而人家物産不歸之千齡則歸之幹僕矣謝庭玉以媚藴師旦而横行於縣之

內曾千齡以媚韓元卿而恣橫於縣之外豈有國家之赤子乃得恣其戕賊而為之縣令者歛俛首而不敢問乎是皆有所憑藉其威勢以至此也國家至仁護惜民命海涵春育不忍一物之失所挾刃以殺人持杖以行刼枉法而受贓重者處死次亦徒流如曾千齡者侵害貧民使之死亡離散與殺人何異强奪人家物業與刼盜何異誣人以罪而取其財物與枉法受贓何異而官府不問法令不加擁高貲據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鮮食

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則豪横之徒又何若而不為惡耶方今朝廷清明賢使者當路似此等輩自不應使之漏網茍嘿而不言亦何面目以見一縣之百姓謹以人户詞訴已結絶未絶結者具録申聞欲望台慈備榦所陳申奏朝廷上追曾千齡及幹僕劉雲卿李彦端毛舜祥輩寘獄根勘抄估家財編竄遠方自此豪强斂戢善良安業一邑生靈感恩戴德無有窮已

安豐申朝省辨郭知軍誣罔事仍丐祠

斡一介愚賤無足比數昨蒙朝廷過聽特賜拔擢俾倅
安豐到任以來但知體國憂邊不敢欺君利己委是與
本軍知軍意見不合今月初五日準省劄以安撫司申
守倅不和遂有改除之命以斡孤寒不能量度事勢又
不能同流合汙邊庭之間乃有不和之名自應誅斥今
乃復得本職易地大府朝廷寬恩何以稱塞然帥司所
申乃在徐師點結集之後竊恐本軍妄有陳述變亂是
非而帥司聽信未得其實則亦有不敢不辨者今姑摭

其實而言之有水軍張統制以片紙報正統制王文中稱太子兄弟三人欲結集人渡淮取壽州王文中以告太守太守遣人相聞已而王文中亦來稱太子者李明李顯等三兄弟也幹遂呼廳吏問以州郡作如何處置答云州郡差范芮再遇皆不敢往幹與三李兄弟相識李明尤熟州郡既無人可遣而事已彰露闔郡城之中亦有預謀者幹遂遣廳吏告太守請自往捕之太守又遣都吏回傳語幹遂驅車出門衝冒風雨由大路西行

先遣人往諭李家兄弟以幹出廵鋪約來相見又遣本廳獄子呂俊取小路沿淮行葢恐其徒有自小路來者行十五里相會於青岡城呂俊報云李顯李大用張俊三人已取小路入軍城幹亟遣呂俊持批與都吏令稟太守遣人同呂俊就城捕之幹即復行十五里至永壽館李明者亦來幹遂與偕回軍城當得都吏申狀稱得所批後方捕得李顯等三人當行勘問稱是士人徐師點專知李肆百姓高德為謀首遂併就城捕得徐師點

等斡既約李明入城亟遣人告太守併取以送獄又次日方捕得閧青之徒數人又次日方捕得高得蓋徐師點者為軍學講書獄官嘗用之作四六又與本軍吏輩厚善遂交薦於太守太守愛其才為其所愚日與之飲酒於宅堂或至後圃情好之密同官莫及也遂委之修圖經學中士人力言於太守以為其人無行不可與交太守不信也徐師點乃自稱太守館客因與李肆謀給李顯等曰太守實使我為此舉也淮鄉愚民習戰鬬喜

功名遂信之李顯以告其弟李明李明告以不可輕信須是有本軍文字方可去其徒疑之者遂以告水軍張統領李顯亦疑之遂以是日入軍城審其事以致捉獲然則因太守為徐師點所愚而後有是事因李明之却其兄而其事始露因榦之遣呂俊方捉得李顯等三人因勘李顯方捉敗徐師點李肆其事甚明也既敗獲之次日榦以為州郡無城壁其徒實繁恐有不測莫若將一行人解帥司庶得寧靜太守不聽又次日帥司有帖

來取李明葢太守申帥司妄以李明為首也次日往見太守問以發遣李明太守答以不發斡退而訪之兩獄則徐師點獨禁州獄而李明之徒皆禁司理院徐師點略不加箠楚而李顯之徒日夜拷打葢太守與獄官及吏輩皆諱其與徐師點往來欲以李顯為謀首而出徐師點之罪故初申朝廷及制司皆敢妄以李顯為首名而置徐師點於五六人之後其情狀可見矣斡以為州郡小事所不必問至於事干人命則亦不容坐視亟以

書禱帥司乞取一行人赴帥司根勘又兩日帥司遣强勇軍二十人來取徐師點等州郡又不發乃日夜將李顯等煆煉鍛呼兩獄官而責之且諭以禍福仍令獄吏供所勘情節果皆倒置首謀者反輕詿誤者反重鍛又往見太守太守方云帥座見某不發人甚怒答書云州郡尚欲有權帥司豈得無權若更不發來只得申朝廷求去頃之即將一行人解帥司李顯之徒被箠楚者皆不能行而徐師點則怡然也其私意横生不遵王法如

此向使榦不力爭帥司不取上則李顯之徒必為獄官所殺以滅其口而徐師點反得清脫矣身為貳郡似此等事若不力爭豈不負朝廷使令之意榦丱角以來承父師之訓恪守誠實幸不得罪於鄉黨若不辨白何以自明欲乞鈞慈特賜憐念先為敷奏念榦衰病乞畀祠祿退歸田里免至為所傾陷仍下行制帥兩司審實其事如榦所陳得實庶幾不至得罪公議如有一字不實乞將榦勒停貶竄以為欺罔之戒亦不敢辭

申安撫司給武定將校俸

斡竊見丙寅丁卯間淮上有警沿江諸軍悉已渡江防城之兵僅足守城兩淮數千里不為敵所據則皆盜賊之區蕩然無一卒持兵而誰何者朝廷招收淮西雄淮軍使之捍禦然後敵騎不敢衝突盜賊不敢縱横其功不為小矣講和之後改刺武定朝廷廪給又不足以餉之既聚之後難以復散大帥龍圖郎中為之經畫區處行伍之卒各厚給楮券使之復業部轄之人亦皆補奏

官資使之入仕一旦帖然各安其所此等皆平日豪俠之徒不徒官司既免饋餉之費而此曹亦無怨望之憂至其感激朝廷大府恩德淪於骨髓使猝有緩急亦可以一呼而復合誠以朝廷雖嘗用我而未嘗有負於我也然其部轄補官之人分隸諸郡每郡二人每人請給多者百餘千少者數十千而止皆有專降指揮州郡之間豈可不顧惜事體為朝廷辦此小費哉奉芻首飾廚傳遊謁伎術之徒動捐數百千有所不顧而於執干戈

衛社稷者乃靳惜若此何哉𩋆被命此來所歷州郡凡數處其徒皆來相訪莫不涕泣飲恨以為諸郡不肯支給全俸每月量給二三十千吏輩管請之人除尅之外所得無幾僦屋以居雇人以充僕使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棄妻拏離墳墓失田園之業所望者俸給耳而微薄如此淮人質實於江南無復相識又不能經營闗節哀鳴官吏不過塊守旅舍有類拘囚衣服藍縷意氣蕭索豈不重失淮人之心哉向來所募大率皆安

豐濠梁之人而安豐為尤多其諳習邊事忠勇可用大軍所不能及豈宜惜此小費而不以慰兩淮忠義之徒哉欲乞使府詳酌利害申聞朝省行下諸郡立限一月並將拖下請給盡數支還以後並須按月全給仍占空閑寺舍與之居止量差人從與之使令如有違戾去處致有詞訴重行按治庶幾淮民感激恩德可備異日之用

申乞築安豐城壁事

榦一介庸愚加以衰病過蒙朝廷擢貳邊郡以君命之嚴不敢控辭已冒昧供職天假之幸郡守賢明軍民相安榦之不肖得以一切奉承茍逃曠敗但到任以來竊聞本軍已曾申請乞錢三十萬貫修浚城池近又聞朝廷已從其請以太守憂勞邊事如此之勤朝廷俯從外郡所請如此之速榦適有已見若不控陳深慮有負使令榦竊見安豐為郡最為要地前後北方用師侵犯兩淮未有不先犯安豐者蓋兩淮形勢西則有山嶺之阻

東則有湖濼之險惟安豐處地四平畧無限隔若安豐
可守則廬和舒蘄皆可無慮故自古城池最為堅峻以
周世宗之英武將兵數十萬親至城下累年而不拔亦
足以見古人恃此以為兩淮要地蓋兩淮者江南之藩
蔽而安豐又為淮西之藩蔽也是豈可不深加之意乎
今城壁摧毁高不及二丈薄或四五尺若但以三十萬
緡裝砌乳頭恐不足以為險固而適所以虚耗錢物貽
禍生靈也古人以城郭為金城蓋以堅實不可攻也今

但裝乳頭以為外觀而城不包砌是豈足以為固耶舊車洞子一達其下則百碎而不可支持矣況欲裝砌乳頭則亦勢必塡築舊城令其方正旋挑新土以益舊土而無磚以為之限春雨淋漓東摧西仆亦不待攻而先毁矣則三十萬緡皆為虛費不但虛費三十萬緡而已每歳摧壞則每歳整葺為州郡之害無有窮已若但費錢猶可言也民愚無知以為安豐有城勢必復業既不可守豈不有誤百姓朝廷憂念邊事亦欲恃以為固既

不可恃一旦有急豈不重勞顧憂此幹所以彷徨歎息不得已而有言也安豐之形勢在於兩淮與襄陽等襄陽之城如此牢壯而安豐之城如此滅裂殆所未曉也區區之愚欲望鈞慈因太守之賢明更與行下制司帥司再與相度不惜重費盡行築砌以壯形勢以惠邊民實宗社無窮之計幹身為貳郡越職而言誠為有罪若隱忍不言異日誤事為罪尤大故敢僭越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勉齋集卷二十八

宋 黄榦 撰

公劄

漢陽申朝省築城事

榦一介庸愚無足比數過蒙拔擢躐畀郡符朝夕思念無以報塞漢陽為郡民淳事簡一意撫摩或可逃責然既叨專城之任則當思固圉之謀訪之故老察之形勢則最關利害而不可不預圖者無城壁之可恃也考之

圖志漢陽舊有偃月城今其蹤跡皆無存者則昔固嘗有城矣國家講好息民敵運日衰邊陲寧靜固無他虞然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墻壁家無墻壁雖無盜賊何以為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為有事之備本軍地雖近江旁亦多水然齊安江陵皆近江皆有城武昌池陽皆在江南亦有城何獨漢陽而無城其旁故多水澤然冬月淺涸亦不足恃況其為地雖非極邊而實則武昌唇齒吳蜀咽喉南人得之則恃

為捍蔽孫氏都武昌使魯肅守漢陽是也北人得之則武昌不能自立漢陽守臣李恕屢以舟師敗鄂人是也葢大江東下雖若可恃然東有陽羅洑西有劉翁洲最為淺狹頃刻可渡乃敵人必窺之地古之為國守在四鄰賊入吾腹則無及矣故築漢陽之城不惟可以守漢陽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開禧丙寅北騎圍安陸破竟陵漢陽之民逃奔江南者大半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為安否向非漢川之民結集義士固守南河與

敵血戰則事未可知使漢陽有城虎視江濆孰敢越吾境而為寇耶京口之有瓜洲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陽猶京口之視瓜洲也瓜洲有城則師之出入皆有所恃武昌之師自漢陽而濟者絶江之後便無駐足之地比其反也前有長江之阻後有敵人之慮武昌之師不敢久駐江北者無城故也使漢陽有城卒有緩急移武昌之屯數千人以守之或出或入從容整暇察敵伺便乘機應變壯荆襄之聲勢為諸郡之應援計

未有急於此者矣瓜洲非郡尚不可無城而况漢陽古之沔州衝要之地乎此則城壁之不可以不築也觀其地勢他郡城壁有難修築者雖有修築而不足為險者惟漢陽地勢其北依山其南瞰江東西有湖皆自然之天塹無湖無江之處十之二三耳向使經理有方雖郢之石城亦無以加郡城之南皆沿江堤岸每歲修築率費二三千緡而城居之民常凜然有為魚之患築城之後則每年可免修堤之費而向憂墊溺者可以安枕而

無虞矣是又一舉而兩利也又嘗令壕寨官計其丈尺工料則為城不過六七里為費亦數十萬緡諸郡築城例役大軍大軍一出跋涉稍久不無勞費漢陽武昌兩郡相望以武昌所屯之兵築漢陽之城士卒無久出之勞州郡減增券之費與築他郡之城其難易大不侔矣朝廷近年以來留意守禦所在州郡修築城壁無非為堅固不可拔之謀今築漢陽之城其關于利害甚切其為勢甚固其為費甚省亦何憚而久不為此皆庸繆書

生不足以知當世之務然衆之衆論不敢自默欲乞行下制司總所運轉司公共相度庶幾究見事實以為永久之計然餘生平艱苦為貧而仕齒髮衰頽禍害銷沮量才揣分自合投閒置散非敢生事喜功有所倖覬特以郡之長官謂之守土城壁不築則非所以守土而曠其職矣故敢冒昧控陳以俟採擇謹以本郡地勢繪成圖本併以繳納

小貼子

榦照得今所築城并包砌據壕寨官計料為費九十萬貫湖廣會子准行在會子五十餘萬貫本軍樁積交割錢約有四萬餘貫向來朝廷許本軍每歲就錢監附鑄二萬貫其後減為一萬貫今欲許以元額附鑄十年之數可得二十餘萬貫此亦是本軍合得應用之錢便可一面收買磚石擇緊要處修築更乞鈞慈詳酌施行

申兩司言築城事

榦一介庸愚不通世務昨者妄以本軍築城事申稟重

蒙台慈特賜矜念差壕寨官前來相度乃與本軍所欲修築規模不同本軍但欲依郡治小山周圍築城保衛市井壕寨官又嘗相度卻欲只築西北一面及大別山一帶二説不同本軍遂具利害辨析亦欲往復詰難以求至當今蒙使所發下榦條具及都統司壕寨官條畫事宜以為築周圍之城不如築一面之城以為本軍所立規模有未便者其一曰大別山俯瞰城中以高臨下遍受矢石大别山去城中甚遠本軍城之北又自有小

山足為捍蔽城中人家盡在小山之下大別之山豈能俯瞰城中登大別之山望漢陽之城相去數百步豈有矢石可以相及試以强弩登山而射果能射及城中則其說為驗不然則恐是思之不審其二曰本軍倉廒皆在城外設遇緩急反資敵寇本軍倉庫皆在軍衙之側自去年來前任王知軍方起一小倉在大别寺之側舉而移之一反手耳豈得便以為本軍倉廒皆在城外此亦恐是思之未審其三曰形勢褊隘薪汲不便軍城中

有南湖有道觀湖南有韓家湖蓄水甚多可以供汲至
於取薪則例是燒荻不過多積可以足用若築大別亦
是童山何薪之可採此恐是思之未審其四曰姚家湖
永濟港皆是泥淖不可築城沿堤江水衝激不可築城
湖港只是淺小藕池四五十步之闊耳目今乾旱土堅
如石何泥淖之可慮沿江堤岸因堤爲城去江尚一二
丈何衝激之足憂蘇秀之城皆在水中不憂泥淖錢塘
之堤可捍海濤不慮衝激此亦恐是思之未審又以爲

本軍築城比之築大別之城又省所費三分之二今以所開具細筭又只減得一半即不曾省得三分之二本軍周圍築城較之築一面之城自是多費一倍但築周圍之城費雖倍而卻為有用築一面之城費雖省而不足為固況又于鑰匙頭旋置鹿角又于沿江旋栽榆柳旋防姦細址而依山既汗漫而難守南而臨江復曠蕩而可憂猥曰費省不恤害深此亦恐是思之未審至于都統大尉台判以為新城規模乃受敵于堂陛之間大

別山所築實拒盜于門墻之外似此數句語意峻潔而精到有非常人所能及竊以為堂隍周密則敵不可窺門墻罅隙則盜不可拒此又不可不深思者也以鯀愚見漢陽之城不可不築政不須彼此迭為異論先築城内以固根本次包外險以為捍衛如此則善之善者也不築大别而專築内城者次之若不築内城而徒欲以大别山為固則緩急不足守適以誤國誤民而已事關利害非敢好辯伏望台慈更賜詳察

與京湖制使請興築漢陽城壁

軨領郡之初嘗具疪賤姓名通記府正懼僭率以速譴訶乃蒙謙尊寵賜台翰至于別紙真染慰藉隆渥自顧疎微何以辱此再圖布下悃致謝誠以斗大之郡仰藉威重適未有一事可假而陳者徒有銘鏤珍襲無日忘之仰惟制使以剛明之資充之以正大之學物欲不足以累其中是非不足以易其守故其施設措畫雷動風行蓋夷夏之所倚賴乃復護惜善類不間微賤海內之

士孰不欣欣然願執鞭以備使令人心既歸大功可就矣榦闒𦂳書生自少迂僻量已甚明世念甚薄中年挈累猥衆授徒為活偶得一官既無埸屋之能又非閥閲之舊遂甘心塵埃中計傭以受直耳豈敢與英俊量長較短以爭聲名而取富貴哉州縣之間稍不敢曠廢職業諸賢過聽誤相推拔脫選之後甫及四年遂剖郡符自顧幺麽何以得此誓當捐糜以報殊遇而又適以一麾仰隸按臨之下遂得朝夕奉教條竊窺大賢設施之

萬一其何幸如之惟是性資疎拙于世俗應酬漫不通曉行年六十有四意緒衰懶深懼不足以當千里之寄尚冀台慈有以庇護警誨之不勝至望翰自到郡以來深念本軍全無城壁亦欲建白而自顧人微不敢有請近漕使吳寺丞久留郡中乃以其說為然力贊其決謹具公劄圖本申呈伏祈采矚事役重大列郡所不敢專欲乞下之幕府詳議可否千萬幸甚

復湖廣總領請創築漢陽城壁

榦伏準使帖備示本軍創築城壁事不惟愚陋之見過
蒙採擇而又為推說其不能自述之請不惟貫其疎愚
而又過蒙褒奬助其工役之費此非精忠體國至公無
我孰肯若此感激之私盖與兩郡士民同此心也衰晚
不才誤蒙朝廷蹴分郡寄到任以來惟思勉竭庸愚以
圖稱塞倍增諸卒之廩新創諸卒之營廣積粮儲精加
教閱無所不用其力然為州郡而無城壁則所謂練兵
儲粮皆無用之具盖既有城壁則凡事可以次第而舉

蓄兵以守城蓄粮以贍兵凡所施爲皆有足恃况漢陽之城又爲要害之地蔽遮長淮爲武昌之藩屏乎但事貴乘機謀貴及時目今日晷正長可以興役若至天寒則無所措手本軍所申朝省已及月餘未蒙行下更乞備申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復湖北運使請興築漢陽城壁

榦伏準使帖備所申請本軍築城事榦衰晚庸愚不足以深知當世之務雖嘗採之輿論亦以人微言輕不敢

有所建明至于築城一事蓋自少而知學則已知設險所以守國長而從仕則又見有城之可以乆存然藏之于心不敢有請比因都運判府寺丞駐節江干不以登陟為勞覽觀形勢首言本軍之城不可不築遂妄意條具申之朝省聞之諸司玆者乃蒙開陳古今之跡詳酌東西緩急之勢移武昌之材料助漢陽之工役奉使總領郎中亦捐金十萬以相之列郡建議而監司賛其謀西州築城而東州助其役盖精忠體國至公無我古人

之所難能而後世之所創見也使邊郡之臣皆存此心則亦何患國家之不固而外侮之足患哉顧區區之愚亦有不敢不申稟者本軍昨申朝廷至今兩月矣尚未蒙行下目今日晷正長可以興工若至冬深則難爲力今兩司既已具申朝廷當無不從欲乞兩司商議先于官屬中各差一人同壕寨官俯臨敝郡前期計度丈尺及合用工料計度既定則合用磚石竹木之屬先行收買及至命下則移武昌所屯之兵便可下工興築庶幾

事役早辦不勝兩郡百姓之望

與漕使趙監丞論錢監利害

榦忽奉使帖令條具錢監買鐵利害榦至愚無知不足以知當世之務然既蒙某官謙抑下問榦亦豈敢自默榦到郡已三閱月于監中利害亦粗聞其一二徒有私切驚愕而已如所謂減買鐵之額增買鐵之價此僅足以救其弊之末流也其弊之源不在此也官府賦財之出入關節甚多防閑甚密貪官猾吏尚盜用而不顧今

聽之自鑄自支而自用之安能責其無弊乎監中官吏無所統屬無以究其曲折之詳然嘗問及朝廷每歲所得之錢則曰四年之内所積九萬緡耳則是一年之内朝廷所得者不及三萬緡問其每歲所鑄之多少則曰非二三十萬緡不足以了監中之支遣如此則朝廷所得僅十分之一所謂九分者置之何地耶則曰買鐵買炭例是兌支朝廷初破本錢四分其後增為六分今監中又欲破七分之本以買炭支給工匠亦不過歲

鑄十萬緡則朝廷可得三萬緡之息而監中亦有七萬緡之本矣今得鑄二三十萬緡則十萬之外置之何地耶又扣其所謂七分之本者其他固難盡知若曰炭每斤二十文漢陽炭價冬月二十文夏月減其半又豈可專以價貴之月而為例乎又曰官吏請給每鑄一千緡支錢百緡若鑄二三十萬緡則為官吏者能幾人而可以費二三萬緡之請給耶所謂工匠之費則又不在此數也以此二者觀之則斡所謂受弊之源者可得而知

也惟其自鑄自支而自用之也故不復問朝廷之所得多寡惟恐所鑄之不多所得之不廣惟欲所鑄之多則惟恐買鐵之不及額惟欲所得之廣則豈復顧鐵價之低此使司所以有減額增價之議蓋處利害之外斯能知民情之休戚監中之官吏溺于利害之中雖使盡追鐵山之爐戶大者討而小者戮亦未足以厭其欲也今乃欲使之減額而增價是窒其侵蠹之穴彼又豈肯俯首而聽命哉為今之計莫若先計朝廷所得之數立為

每歲本息合鑄之額如但得三萬緡之息則只可鑄十萬緡而本息皆在其中所謂本錢之内除支工匠官吏之費所謂買鐵買炭者又可積樁以為嗣歲之用又不必鑄一十萬緡而可得三萬緡之息矣向也費本四分今增為七分則自可以償鐵炭之直此法既立則額不期減而自減價不期增而自增矣立額之外不得輒有增鑄動爐之日委官監視而稽其出入則弊可革矣今乃漫無統紀聽其自鑄自支而自用之上以洩天地山

川之藏次以竊人主富貴之柄下以重爐户追擾之困是豈可不早正而力救之乎然猶有一説兩淮荆襄人煙蕭索而鐵錢太多故其用也輕數年之前鐵錢二當銅錢一今則以三當一矣如爐户得鐵錢五十向也可易銅錢二十五今止可易十七則已折三分之一矣此鐵價之所以愈貴若監中所鑄無度則銅錢愈重鐵錢愈輕今若立為限制而朝廷又能出數十萬官券易鐵錢而藏之則鐵錢稍重矣此非某官莫能開陳而力行

之也榦衰老亡庸獨其憂國之念隨寓而發勃勃而不自覺惟恕其狂直而察其情則千萬幸甚

與漕司論放魚利事

榦伏準使司行下欲以湖北路諸州所管魚湖所收課利盡行蠲免應湖北所産魚蚌之屬聽貧民從便採取主家不得執占仍許諸州以交割錢理折每歲所收漁利既不失諸州支遣財賦又使貧民得採魚為食以度飢荒似為良便然其間乃有大不便者恐亦思慮有所

未至耳湖北諸州湖地有係民户祖業者有係官地民户請佃多年者有産業之家或自為主或立年限租撲與人而租撲之人為主者每歲冬月採魚湖主不得自採皆是荆襄淮西江東湖南諸處客人駕船載網前來湖主家結立文約採取魚利而與湖主均分之採魚之人多是亡命不逞之徒每遇採魚或其徒中自相攘奪或主客之間互相爭競大則賊殺小則鬬傷今乃欲聽從民户採取則諸州取魚客人皆不肯復與湖主均分

湖旁强横之民又羣起而爭之湖主亦不得而問也湖主歲收湖魚之利多或數千緡少亦數百緡又豈肯坐視而不問乎其勢必至于爭鬬諸州之客並湖旁之民既與湖主為鬬客之與民徒黨之中又自相為鬬則賊殺鬬傷紛然而起矣設或結為徒黨便相抗拒意外之變豈能無之今以十金投之地而聽人之爭取猶有不平而爭鬬者況湖魚之利動數千緡又豈可不辨主客而聽人之攘奪乎且湖北一路有田租有荻地有魚湖

皆隨其所産官司所收十不及一其餘皆地主之物也湖魚可聽人户之自採則荻柴田禾亦可聽人之自取乎州縣百姓有耕田者有種地者或為工或為商或為士今歲大旱無民不飢若是者皆非能取魚者也通州縣而計之旁湖而能取魚者十之一二耳雖捐魚利而聽其自取士農工賈豈能率被其實惠乎至于富厚有力之家有强梁地客百十為羣亦並縁官司指揮網取他人之魚利則又將何以禁之乎貧民不得受實惠豪

强得以恣其惡州縣之間詞訴紛起況于意外之可慮尤可寒心以愚之計莫若且令仍舊行下州縣總計每歲所收魚利先收交割錢總計人户多少真貧乏者散錢以與之彼既得錢可以糴米又以買魚爭鬬之患不作而民受實惠矣計無便于此者更乞將榦所陳送僉廳詳議施行伏乞台察

申制置司乞撥鄂州給米

榦竊聞之當天下之大任與立天下之大業者要當有

公平廣大之心今天下之人物所謂當大任立大業以公平廣大為心未有如制置大卿也榦也庸繆衰晚之一夫朝廷過聽畀以專城之寄歲適大旱種不入土野無青草湖北一路未有漢陽之甚者也復州德安皆産米之地鄂州諸邑皆有山源之田間得半熟漢陽為郡皆平原曠野民無蓋藏一經旱暵四野如焚老穉纍纍去死如髮稍涉冬寒枕藉溝壑誠可傷也本軍交割鐵錢七八萬貫收糴米穀僅可及城之内外千餘家耳四

郊之外實無力以及之徒有憂嘆而已近聞江東一路請于朝廷得米三十萬石又有常平米三十萬石又和糴到十萬石朝廷又以三監司各分州俾任賑濟之責獨湖北一路荒旱如此未有監司過而問之者亦未有捐一粒以救州郡之匱乏者豈湖北百姓非朝廷之赤子乎方切驚愕以為本路無賢監司則若是也固宜今皆朝廷遴選以為大賢也則奚為若是數日以來忽有相傳以制使司捐米四萬石以濟鄂州總所之乏市井

鄉村飢羸小民莫不扶杖而起以為吾亦將有更生之賜也或者乃曰總領運使皆大官故制置使司特以濟之汝蕞爾小郡誰復汝憐哉是不然制置大使之發粟為百姓也豈為總領運使哉東西兩州相望使東人飽西人瘠東人喜西人怨豈制置大使之心哉或者又曰鄂州地大人夥故捐粟以救之非漢陽比也鄂州人固衆矣漢陽亦當十分之一鄂州可給二萬則漢陽亦當給以二千石制置大使不當賑其大而遺其細也今一

路監司既皆不問而制置大使亦不問則此郡之生靈枕藉而死亦命也哉百姓既不當言而郡守又不為之言則是坐視其死也夫子嘗以周而不比為君子在易之比亦以顯比為吉同人于野為亨同人于宗則吝制置大使以公平廣大為心何愛米二千石而不以慰漢陽百姓之心哉故敢冒昧控陳尚兾台慈少埀憐念不勝一郡百姓之幸

安慶與宰相乞築城及邊防利便

榦一介寒微無足比數過蒙鈞慈曲賜收錄起從香火
畀以潛藩拔之于世所共棄之中置之于望所不及之
地固知筋力既衰邊陲多事難以稱塞然以恩德隆厚
不敢固辭扶曳就道勉竭駑疲以圖報效榦伏自開禧
丙寅往來兵閒親見北兵入寇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
無城則又破復州無城則又破信陽荆門無城則又皆
破郢州號為石城敵人圍之三日而去襄陽德安城最
堅攻累月而不破以是知古人築城鑿池以為捍禦此

不可易之長策也自更化以來力排羣議一意築修邊城兩淮江南可以安枕而臥此不世之大功也榦昨守漢陽嘗以城壁為請朝廷以為内郡遂寢其議今到安慶亦覺此役不可不興謀之郡人謀之同官皆以為然遂敢條具申聞欲望鈞慈斷在必行則龍舒之民感戴恩德當與潛皖相為無窮也至望至望榦近亦有書稟李制帥以為保伍不可不結屯田不可不講此二事者兵可强國可富若其說可行則守禦無遺策矣榦視事

之五日即聞浮光有警又五日聞安豐被擾敵氣甚驕此天速其亡也十數日來天雨不止頓兵堅城之下以此之逸待彼之勞亦何足慮但彼亦獸窮則搏自此亦恐未有安静之日更望鈞慈超然遠覽毋為宴安之謀勿聽苟且之論使在我有金湯之固彼自望風不敢正視則永永無虞矣

與淮西喬運判辨起夫運粮事

竊天子之幸兩獲預屬吏趨走之末熟聞某官體國愛

民之意至深至厚凡在列郡敢不奉承榦衰晚多病分甘投棄誤蒙朝廷復畀郡符冒昧此來意亦以淮郡久被賢使者存撫之恩可以藏拙今乃大有不然者今日為守令者最當固結民心而淮民之困苦憔悴最可憐憫旱蝗疾疫天既困之于上敷抑驅擾人又困之于下又何以使之效死而勿去耶巢縣之寨木合肥之馬草一則曰起夫二則曰起夫小民既以饑餓流離不能自存矣稍謂之稅户者亦皆破蕩産業無復生意每念及

慈不覺涕泣之横流也近承使帖起懐寧桐城兩縣人夫運廬州一萬石米已具迫切之情冒瀆台嚴矣想軫念淮民必蒙開允今又承使帖再差宿松望江太湖三縣人夫運廬州米蓋前所申者尚未呈徹耳欲乞台慈照前所申併與蠲免不勝千里生靈之幸榦到郡之初竊以為此郡古稱名郡而蕩無城壁之可恃急欲創築城壁今也邊事方殷難以乞差大軍只得募五縣百姓相與助役則其間豈無勞擾輒具公狀申聞欲乞台慈

以本郡見役大衆一切差夫特與免放則千里幸甚安慶為郡别無財賦所入甚微前兩政輒以羡餘為獻其間極有難言者雖得善為郡之名而壊此郡者斯人為之以孱弱衰病之軀當此繁難困弊之地若非賢明使者力賜扶持則獲罪必矣今之為政者不務恤民但求利已視其外則若汲汲于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髓誠不忍為也後唐以茶鹽數百姓俾助米麥謂之博征周師入境皆簞食壺漿以迎之彼猶以一物博

一物今之郡縣皆扼民之吭而奪之食者也可勝嘆哉仰恃賢明知眷之深吐露情素冒瀆威嚴罪當萬死

又

榦昨者妄以乞免起夫事瀆台聽意謂必蒙開允今準使帖從僉廳所擬再行下照差環顧百姓不勝驚擾榦往年倅安豐每見鄉民困于官司之擾已為之驚懼及今此來尤覺百姓窮悴被擾百端殆若非人世者城市之中民之窮困或自經自刎以為不如無生此何等景

喙哉起夫一事官司敷之税户税户抑勒佃户税户每
三四十千起一夫未免有鬻產之患佃户以為投之死
地父子夫妻相顧號泣而後行此誠為政者所不忍聞
也目今春農方興麥未刈秧未插蠶未繅豈忍使之失
一歲之計耶况復道里迂回官司皆有重費傷財害民
莫甚于此擔米火頭之屬五縣共管四萬夫以敵人一
小隊犯浮光而為擾如此萬一又有甚于此者則百姓
何以自存正恐兩淮之禍不在外敵而在蕭牆之内也

本府素無城郭居民日夜皇皇前數政畧不留意𠎝到任之初自度無以為守禦之計鋭意興築幸而同官協謀邦人翕然從之見鑿石燒磚五月初即興工欲以數月辦集邊事不寧不敢乞差大軍其勢只得起夫興築日役萬人亦皆今所欲起夫之百姓也欲乞台慈以本府興此大役特與差免不勝官吏士民之幸雖無為未免起夫然愚意亦以為無為亦是不應差但無為又無本府築城之役自非某官軫念淮民不忍使一夫不得

其所則寒賤小吏亦何敢冒犯如此若必欲起夫則民不得安城不得築一郡狼狽何以支吾此榦所以死請也百拜頓首敢為邦民乞此餘生惟某官垂憐焉榦衰晚素無宦情特以朝廷不棄之恩難報意謂邊庭無事州郡富實措置一二年使此郡可為一保障不意公私困乏邊警日至亦甚悔此來倘蒙某官曲賜保全幸甚榦又有一説運廬州之米止得安豐合肥兩處各出二千人馬馱之屬循環迭運不過一兩月亦可運其為費

甚省而自辦若不計民間之利害與事體之逆順但欲一切起夫非愛民利物之至情也聞敵之入冦大抵以歲幣為主三兩年間所謂書生者皆以免歲幣為請也𧺫雖至愚亦竊笑之惟某官毅然力排衆論至于今日而其驗已如此則通儒有用之學非若世之不達時宜者今某官持節于此殘冦豈不知感又安敢深入耶運粮一事亦正可徐徐而圖之也百拜頓首哀鳴以請惟台慈其憐之

申安撫司論買馬利害

幹昨准使司行下收買戰馬雖自顧駑下不足備使令亦粗知邊防事急使司買馬豈敢茍簡日夜督迫諸縣人品雖不同亦以本府催督之故應有馬之家盡行搜尋解到本府本府喚上牙人又專委一二親信曾諳曉馬之老少羸壯者相視其量度高下又親至堦前一一比度率十餘疋中方得一疋可以申解又其價例皆是十價一二鄉村人家畏懼上司只得退聽及兩次申解

使司其初十疋則揀退兩疋續解八疋則揀退四疋皆減落價錢問之解馬之人則云使司選馬合干人皆云無錢使用又云不解馬牙及賣馬人来以故多方邀阻今官司一舉動則承行之人不務徇公但知謀利此不足怪減落價錢退還馬疋本府只得承受但恐自此馬愈難得徒使本府虚受不任責之罪若使本府捐一二百券作麽費使用以鬻馬申解固亦不難又恐本府有欺罔上司之責此在小郡利害尤輕苐恐其他州郡奉

承此意反使使司買馬尤難不惟不得良馬而反得駑馬此于邉防事體關繫尤大幹仰荷使令不敢自隱謹具劄稟欲乞台慈専委親信清强文官一員監視以防欺弊不勝千萬之幸

與安慶屬邑詰問起夫事

竊見守令之職愛民為先諸君到任許久豈不見淮民遭開禧兵戈之擾又遭天時旱蝗之灾前歲一旱亦諸君所親見漕司行下敷巢縣屋料及廬州馬草若州縣

有措置差人至地頭買納何至科配百姓既勒令出料出草又勒令出夫搬運甚至不和雇舟船乃欲起夫運草一擔之草未直百錢一夫之運何止數千但知花押行下不知人間辛苦況又不能禁戢吏卒縱之下鄉搔擾斯民何辜受此荼毒每念及此不覺涕下近日漕臺行下起夫運廬州米二萬五千鄉村閧之如赴湯火富室有破家之患細民有喪生之憂諸君亦有室家亦有父子誰不愛惜正當視人如巳視民如傷今諸縣間有

偏聽吏言公然撓擾上司之命固當聽從天子之民亦當愛惜况老身不敢自愛兩申漕臺願以此身為百姓代受此苦諸君不過申漕司以為本府給牓告示諸縣縣下人户聞之皆不伏差使乞下本府速賜施行則縣道有所憑藉以役百姓如此則漕臺不過按罷一太守耳于諸君初無利害何苦遽然如此以致百姓皇皇不安目今秧未插麥未穫絲未繅遽使鄉民失一歲之計則為守令者衣食租税亦何面目以見百姓若本府三

四往返便使推辭不得亦且拖延旬月庶得農桑之功已畢亦得少寬更望諸君常存愛民利物之心毋為徇私自營之計則千萬幸甚

辭依舊知安慶且丐祠

幹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公相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挈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租衣稅不至流離餓殍毫髮皆公相之恩也雖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于復其舊職乃牢辭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機穽

也昇以列郡而不受子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公相雲天之庇已不復有今日矣況敢自蹈于不知廉恥之地哉築城所以保民也自初建議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速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禦浮光之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紛然矣耿然庸儒何足知天下大計乃創為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也守土之臣去制

府五六百里邊陲之事未嘗與聞一有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陳利病則曰是素喜事也東羅西網一舉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縱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既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于不測之禍哉倅安豐則得罪于太守守漢陽則得罪于監司今怨咎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稟資狷狹賦分竒窮有以取之也幹開禧年間從事荊南幕府往來五關備歷險阻因得

痼疾目今復發加以喘不可支吾倘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林自同蚩氓使之悠然涵泳聖化于寂寞之濱生死肉骨之恩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政恐他日異論横生雖公相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俯伏俟命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制帥辭依舊知安慶府

朝廷于榦真有造化卵翼之恩榦以樸樕凡材加以剛狠若繩以當世之論自不應齒士大夫之列入仕且十

五年無非動與物忤怒目疾視擠而陷之者衆矣朝廷優容有陟無黜家本窮空孥累猥衆二百餘指不至餓死婚嫁粗畢無累後人此恩此德寧不可知所自來制叅之辟朝廷令以包砌城壁畢日供職則亦知一郡之命實繫于此舒和兩易則一二友實誤制帥非朝廷之本意今此朝廷又令還安慶之任且徇舉留者之請則朝廷之恩厚不惟及榦而舒民感朝廷之賜又當何如也如榦小官自當竭蹷趨赴舊任以報朝廷恩遇之厚

以成安慶城壁之功夫復何言然其所以遲回道途決
為歸山之計者盖亦有說古之人直道而行初無嫌疑
亦無顧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雖舉世非之不恤也今
則不然利禄之習勝恬退之風衰榦之素行又本不孚
于人今乃捨和而就舒殆若與人爭較州郡之大小比
量俸入之厚薄物論紛紛安能家置一喙以自解哉生
平顧惜名義甘處窮約今年幾七十乃使人得以貪榮
慕禄而議之是誠可畏也昔有以財賦羨餘而申聞朝

廷以秤提官會而奉行條約其忠誠體國之念不足以暴白而後生小子至今猶得以議之然則清議所在亦豈得直道而不顧耶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偽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道學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榦之負朝廷之恩有莫大之罪負安慶之民亦誠所不忍然使榦得以退歸田里保全晚節是乃所以欽承朝廷崇尚廉恥涵養風俗之意安慶大郡不過擇一

公廉慈惠之人以為之守則必能為朝廷牧養百姓城壁一役土功已畢包砌之磚亦已燒造四百餘萬同官既皆協力又有寄居士友十二人人分百二十丈自行管幹朝至夕歸如已私事不過今冬自可了畢方今英俊如林如榦等輩車載斗量何可勝數亦何足以勞朝廷之區處賦以祠禄放歸山林物論定矣榦自丙寅丁卯為湖北帥屬往來兵間遂得嘔血之疾後宰臨川詞訟繁冗日夜勤勞加以痰喘至老愈甚多見朋友楊子

直楊通老廖子晦皆以既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後無不狼狽今又豈宜復蹈其覆轍哉此榦所以決于退閑非敢為是矯飾之言也以君命之嚴不敢即安私室子然一身宿留逆旅尚望早為白之廟堂毋使一介小吏有再三之瀆以重取罪則為幸大矣

與西外知宗訴同慶墳地并事目

榦至愚無知然于鄉黨親族未嘗有毫髮爭競之心顧以墳墓祖宗藏骨之所不幸為豪強侵犯子孫之義自

不容已雖其事已白然猶懇禱勸化兾其自還如是者二十餘年既不退聽而狠戾玩侮益甚自知宗秘書下車以來私竊自喜以為巳白之訟而求决于至明至斷之前可以頃刻而定然竊伏下風觀道德聽教誨起敬起慕何敢以紛爭猥事仰紊清聽蓋隱忍而不發者又一年于兹矣桑榆之景侵迫遲莫深恐一旦溘然遂填溝壑則祖宗抱無窮之羞子孫銜無窮之恨故輒具公牘私自慚赧亦不敢躬造庭下伏兾台慈特賜矜察

事目

翰世居福州東門外所居之旁百餘步有同慶僧寺寺之屋宇多先世捨造其題梁猶可驗也由是三世祖墳皆瘞同慶寺僧堂之側春秋合族饗祀不絶以世數考之今三百年矣先君察院嘗即寺之廊屋為書院察院之親從妹有婿曰趙帳管名公珩者無屋可居先姑為之請遂輟書院借之其後久假不歸生息日蕃有子十二人一寺皆為所占然猶僧堂乃家間往來饗祀之所

淳熙間趙帳管諸子不顧甥舅之誼輒令僮僕于墓下牧馬作踐先兄經閩縣陳詞繳塞小門以絶牧馬之路復開僧堂後門往來祭祀閩縣給牓約束猶可覆也至慶元間先妣宜人棄諸孤兄弟相與廬于墓去城數十里帳管之第八子彦翻者遽占僧堂以居塞本家往來祭祀之路復開小門以通往來又于僧堂之後築為高牆以為花臺之觀與夫泡湢之類跨越溝界侵人祖墳禁地七八尺舉族痛苦摧割然猶未敢告之有司徧託

鄉里長上卑辭厚意致其懇禱諸趙漠然不顧不得已遂經宗司投牒諸趙譁然而起或以多貲請求或以威力恐脅不顧義理強辭枝蔓宗司遂委官地頭打量驗定見得侵占丈尺分明告示日下除拆牆圍給還禁地趙縣尉又妄以其妻生産為詞乞展日月故為遷延幹以禍患貧困之餘急欲到部遂于宗司給出斷由以為圖記而先兄即世幹又以貧故奔走急禄十有八年雖足跡不得一至松楸之下然痛心疾首一寢一食未嘗

不在邱壑之間也諸趙之官途相逢者則竭誠以懇之其在鄉曲者則貽書以禱之或頑然而不顧或面許而背違至其兄弟急難之際不顧利害極力以救之者不一而足以始則深以為感終則反以見侮及幹奉祠來歸不惟前日所占之禁地未還而後來之侵侮益甚合族相告以為自幹一出之後帳管第七子彥備者又復于墓前掘去石條斫伐大木從弟因禮問之彥備竟敢奮擊族弟有救勸者遂為所毆以至傷重從弟經宗司

論訴案牘具在今歲之春族人相率葺理墳牆增培墳土初與諸趙不相干涉畢工之次日又有拋積不潔于墳上及鋤削所增之墳土者已而墳右數尺之内巨竹成叢悉為砍伐審問其人則趙帳管之孫實為之以親戚為之勸解遂不欲竟其事彼之横强有素則陵犯鄉曲乃其常態茍可容忍亦姑置不問至于禁地一事則孝子順孫之所必爭而不容以自已也伏念國家深仁厚澤雖馬鬣夏畦之鬼亦得十八步之墳禁以庇其枯

骨法令明備犯者有刑趙帳管之子孫乃獨敢不有國家之法令況宗司已斷之訟亦復玩視而不顧則縱橫四出亦誰得而制之福州宗子大率謹守禮法而城東一族乃獨重為平民之害趙帳管之子黄氏之所自出則今之墳墓亦其母之先祖也縱以舅為不足道獨不念其母乎不念其母亦何所不至哉不遵朝廷之法令不聽宗司之約束不顧其母之親屬猶為有人道乎榦也三世祖墳已經三百年及榦之身衰弱不振乃不能

保其墳墓之禁地官府既為之辨明亦復因循以至今日春秋拜掃墓下布席之外殆無容身之地俛仰悲歎心焉如割尚何面目復見祖先于地下乎今齒髮衰頽行就溝壑若不鋪陳事因告之仁人君子則將抱終天無窮之恨伏惟仁慈少加憐焉

新淦申轉運司乞賑卹縣道

伏準使帖委請運榦李司直契勘本縣少欠綱運及見起解上供及本縣苗數等事巳開具公狀乞備申訖大

抵本縣財賦所入供其所出每歲嘗欠二萬緡積之一
政尚拖欠六萬緡若遇歲有凶歉催科不辦及如向来
軍興及兩年峒寇之擾科需券食費用百出則愈見不
可支吾以綱運常是拖欠縣官常是放罷縣吏常是决
配縣道無以為策只有哀鳴富室預借緡錢形勢之户
恃縣道為債家控持驅役惟命是聽貧弱之民恃勢家
如官府冤抑愁歎無時獲伸則不惟縣道狼狽而為新
淦之細民亦無復生全之樂數十年來人皆知新淦之

難治而不知所以難者盖在于財賦之入少而出多亦有知其如此而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今運使國博乃能軫念下邑特屈上幕俯加察訪此非惟官吏之幸實一邑細民更生之幸非惟一時之幸實一邑官吏無窮之幸也竊見朝廷以天下為一體監司以一路為一體痒痾疾痛見于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為之動者既動其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此幺麽小吏與夫一邑吏民所以聞命踴躍日夜矯首庶幾阽羸垂絶之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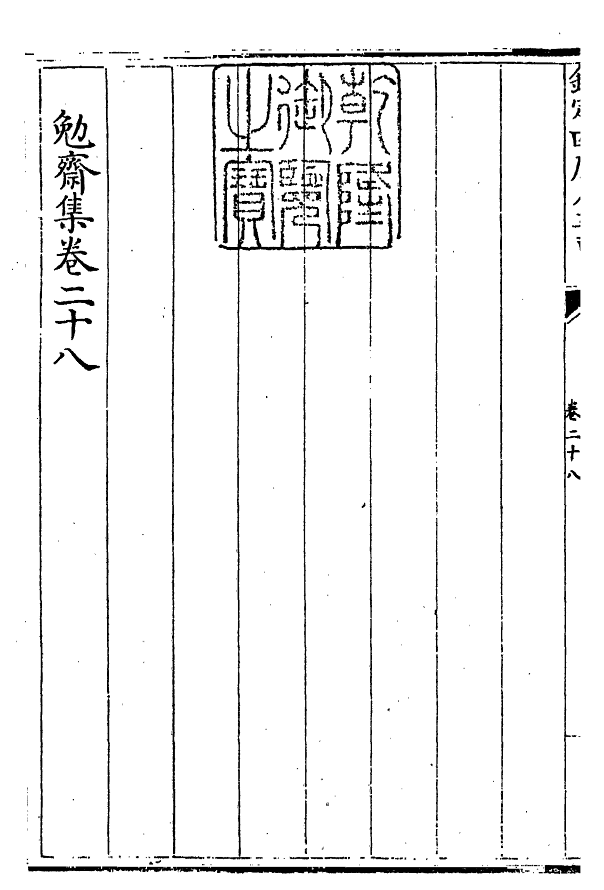
一遇良醫而元氣為之頓回也更望台慈曲賜垂念送下僉幕條陳所以賑邺縣道之策而施行之不勝千萬之幸

再辭知潮州丐祠

榦不避斧鉞之誅輒具稟劄仰干鈞聽榦昨嘗控陳哀悃祈免潮陽之命不謂措辭未白誠意未孚以致有旨趣行未賜俞允榦不勝戰懼回皇之至伏念榦庸陋凡才摧頹暮景投老山谷誰復顧憐獨蒙朝廷軫念若此

畀之便地罷以見次種種優異雖以老病投辭尚蒙寛貰令其一行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愚夫小人受一金之賜尚知感激以圖報塞矧雖無知其于君父大誼朝廷特恩豈敢寧居尚煩督促實以疾病加劇見之申牘無一飾詞若不哀鳴反成欺罔況顧妻孥憂貧賤苟具此身誰無此志乃欲甘心屏伏自取飢寒亦豈人情所恨賦命奇蹇老而益困朽株枯枿不足以仰承雨露生成之恩中夜以思但知感泣恭惟某官著龜之識江海之

量俯垂鑒照特賜矜憫曲為敷奏追還成命使得偃仰一室安養賤軀繼今一日之生全莫匪二天之庇覆鏤膺刻骨頂踵知歸若蒙憫其貧病再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使得仰竊升斗以活餘齡實戴隆天厚地之施斡勉扶病軀申布忱悃且痛且忍言不成文雖欲吐露有失倫次方命之譴復此驚憂尚兾鈞慈俯賜矜察斡下情無任戰懼之至



勉齋集卷二十八